读书

学习对读法

肖复兴

已故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读书经验之一,有“对读法”一说。吴小如先生讲,对读,就是比较。我的理解,就是将两篇或几篇写法或内容相似的文章拿来,对照着读。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读书方法。按照吴小如先生说的这种“对读”的方法,我进行了一次试验,收获不小。

我将契诃夫的小说《新娘》和沈从文的小说《菜园》放在一起“对读”。两篇小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用百八十字便可以把它们叙述如下。

《新娘》讲的是五月里苹果花盛开的果园,新娘娜嘉出嫁前夕,在祖母家居住的远亲沙夏劝她不要忙于出嫁,应该走出家门去上学学习,把眼前这种无聊庸俗的生活“翻一个身”。沙夏成了娜嘉的人生导师,她听从了劝告,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以及她的未婚夫、祖母和母亲都是渺小的,便和她的导师沙夏一起远走他乡。一年后,又一个五月的春天,娜嘉重返家乡,她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家乡没有任何变化,沉闷的一切让她越发感觉格格不入。引导她前进的导师沙夏虽然死了,但她却毅然再次离开家乡,朝气蓬勃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

《菜园》讲的是玉家母女以种一片菜园为生,儿子22岁生日那天,大雪过后,母亲在菜园里备下一桌酒席,为儿子过生日。儿子提出要去北京上学。三年过后的暑假,儿子带着儿媳妇回来,儿媳妇爱菊花,母亲便在菜园里留出一片地专门种菊花。谁知儿子、儿媳却因是共产党员而牺牲,这一年秋天,菜园开满菊花,玉家菜园渐渐成了玉家花园……

从这样简单的叙述中,能够看出这两篇小说的写法有如下相似之处——

第一,无论新娘娜嘉还是玉家的儿子,都是因外出上学而告别家乡、告别旧生活,走向了新生活。上学,成了一种行为,也成了一种象征。

第二,小说选择的故事发生的重要节点是相似的。《新娘》中,娜嘉在出嫁前夕离开家乡,和再一次回到家乡做彻底的告别,都是在五月的春天。《菜园》中,玉家儿子离开家乡外出上学和最后母亲的离世,都是在儿子生日这一天,一个是大雪过后,一个是天降大雪。《菜园》与《新娘》不同的是一个春天花开,一个冬天下雪,不过是一种变奏而已。

第三,小说背景的写法,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新娘》前后人物出现并呼应的背景,都是在果园里。《菜园》前后人物出现和呼应的背景,都是在菜园里。只不过,前者突出的是苹果花盛开,后者突出的是大雪纷飞。

我找到这三点相似的写法,就发现小说万变不离其宗,说故事编法不同,人物写法不同,总会有类似的地方出现,这便是我们常说的规律。任何文章,再怎么说文无定法,其实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三点相似的地方,即人物的行动动机,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和小说的整体背景,既是小说的一种写法,也是我们的一种读法。

可以看出,无论契诃夫的《新娘》还是沈从文的《菜园》,并非随意写就,都是精心设计过,才会写得这样好,这样地让人难忘。

找到两篇小说在写法上的相同点,再来找这两篇小说不同的地方。在异同之间寻找小说阅读和写作中规律性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两篇小说的主旨不一样。《新娘》有明确的对旧生活的批判,《菜园》则没有明确的指向。相反,过去的菜园很美,儿子的新生活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田园生活。《新娘》所表达的,是生活的意义;《菜园》所表达的,则是人生的况味。

其次,从两篇小说极力烘托的背景不同,可以体味出它们所要抒发的感情是不同的。《新娘》中,五月苹果花开的花园是美丽的,如此美丽的花园,是娜嘉要与之告别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的手破坏掉的,是人物内心的一种追求,有别于花园更为美丽的所在。《菜园》里,曾经美丽的菜园,最后成为大雪纷飞中一片凋零颓败的景象,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是人生无常的一种表现。

最后,《新娘》中娜嘉的导师沙夏死了,追求新生活的新娘还活着;《菜园》里的母亲死了,追求新生活的儿子也死了。这样人物生死的处理,非常有意思,体现了两位作家对生活与艺术不尽相同的认知。沙夏死了,追求新生活的新娘还活着,说明新生活还在追寻中;母亲死了,追求新生活的儿子也死了,说明新生活还在迷茫中。

读书的方法有许多,“对读”不过是其中一种。读书的方法,在于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不断总结,不断摸索。读书的方法越多,我们的收获就会越多。在读书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方法,自己找到的方法,更方便、更好使,就像我以前在农村里麦收时使用的镰刀把儿,自己到林子里找到木头再自己加工,使着才格外合手。

本版邮箱:lnrbbffk@163.com
lnrbbffk@126.com

风物

春天是人间的良药

成向阳

一

春水是软的,春水终于软了。灯影掉在里面,像一些爱情的回味,弯曲萦绕,闪闪发亮,微微荡漾。而水边的柳枝亦是多情,她们几乎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收买,不需要礼赠,甚至不需要甜言蜜语,只需一小段春风书简,她们就羞涩起来,绿蒙蒙地吐出心头轻雾。

你看,春天,一夜之间就在姑娘们的脚踝上敞开了,泛出细腻诱人的白光和一小枝向水斜开的杏花,杏花也是白的。

月亮是你的白莲花,我仍然是你持往日青竹的垂钓者。一夜,又一夜。春风吹老头颅,也不在乎。

二

但倒春寒是坏东西,它让昔年一小块受伤的腿骨在行走中喊疼。它让你感到刚刚错开一条缝隙的心门马上又要朝反方向闭合,寒风、雪花和冰凌,要重新开始在内心席卷、裹挟与漂浮。它让你感到刚刚露了一下影子的那个遥不可及的人突然又转身而去了,甚或连那影子都只是心事过重时分因升温而致的幻觉。

但倒春寒也是好东西。它是寒暖旋转门上一根不听话的铰链儿。它提醒你无常才是事实上的有常。它清醒地反弹回来,狠狠挫了挫春天跃跃欲试的鬼念头,像敲在不听话稚童脑门儿上的一记又钝又疼的响指,让他稳稳重重地慢下来,迈起小步来,小树一样规规矩矩生长,像柳叶一样慢慢地,一层一层从时间的刀鞘中抽出绿的锋芒来,绿出春日丝绸铺展的质地。

是的,倒春寒,就像你在黄昏时分的河流边张开双臂拥抱的那个虚空的姑娘,她眼眸里的欲迎还拒,锐利而寒凉,把一瞬之间温暖起来的事实从眼前拉远。它为春天保鲜。

三

从倒春寒未及关紧的门缝儿里,又吹出一股带声音的泼泼辣辣的热浪。

霎时间,春天又从前几日缩回去的柳梢儿里带着绿火青烟冒出来了,一切都以拨浪鼓的节奏重新欢欣鼓舞起来,东边锦鲤入水,西边杏花怒放,连得小儿麻痹症的少年也一脚高一脚低地来到湖边踏歌而行。

他一脸狂喜,以随时可能塌陷但依旧不屈不挠的雄姿走着,像一脚一脚走在五线谱飞溅的音符上,像要一直绕着圈圈走进只有他听得见的交响乐里,奏一段莺歌燕舞、姹紫嫣红的华章。

春天不拒绝病人,春天是人间的良药,春风里有良知。

四

阳台上的韭菜是敏感的,它们甚至比一个诗人伸向春天的触角更为敏感。韭菜稳坐在母亲的花盆里迎接早春。它们呼应着深夜闪烁的霓虹和清晨时分呼啸而过的火车,像三岁的幼童一样说着梦话咔嗒咔嗒地长起来。它们几乎忘记了晋东南村庄外水塘边那一小块羊群越啃越小的老家,它们是否还记得是母亲用两手刨起它们,裹着晋东南带香味的泥土,坐了300公里的火车移植进城市的花盆。但这已不再重要,春天没有疆界,春风自由穿行,韭菜在一场春雨的想象中带来乡村的辽远与野气。

我翻山越岭、跨江过河远路寻来的朋友啊,你们是幸运的,再过十日,如果你和一场新雨乘夜来到我的门前,我就把双手伸出窗外,夜雨中为你剪一把春韭,斟老酒一盏,就灯烛一豆,我们来尝尝春天的滋味。

插画 董昌秋

清明三梦

刘异云

梦母亲

1937年,别母去延安。
但凭好梦回家园。
我母长眠凤凰山。
夜望西湖月,
朝听江潮喧。

梦老友

老友人间少,故人梦里多。
好梦追复兴,人间向大同。

梦儿女

亮亮大鹰早远游,
我问老天去何处?
近在彩云中,
云深不知处。

风从故乡来

张黎明

风从故乡来
一千八百里,还带着父亲
身上经年的旱烟味儿
仿佛在风中我又听到了
母亲呼唤自己淘气的孩子
风和故乡就这样磕磕绊绊
梦中又长出小山、小树林
我们爬上去,钻出来
一伙伙青梅竹马

不知道父亲哪一声咳嗽
惊醒了我的梦
仿佛又在父母亲的身边
胳臂拄着他们的膝盖
聆听岳母刺字、苏武牧羊
风雨中,父母亲搀着奶奶
站在一棵树下
定格于小青山脚下
那棵白桦树上刻着故乡
风雨中
我又听到了斑鸠的叫声
我又看见了
蹿缨的苞米地
紫花的土豆地
拔节的高粱地
秀穗的谷子地
以及打鱼晒网的人

风从故乡来
天上的雪花
天上的白云
都是带来的惊喜
惊喜的我站在穆棱河边
我与你,你与我
喜笑颜开,云淡风轻

微小说

猴拳

女 真

二师兄从北京回来,我约了他三次,给他接风,其实更是想跟他切磋一下拳艺。同门师兄弟,哥仨儿最好。30年前我们曾经一起拜师学艺,多年一起练拳交流,比亲兄弟不差,感情甚好。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大师兄八年前去日本开馆授徒,二师兄一年前去北京带孙子。我很寂寞。二师兄这次回来,我高兴,迫切地想见他。

二师兄迟迟不见我的理由是他太忙。他和嫂子把小孙子从北京带回来抚养,据说嫂子舍不得请保姆,六十好几的人,事事亲力亲为,忙和累我能想象。既然二哥出来不易,二哥家我又去过多次,我决定不打招呼,上门去看看他们。从礼节上讲,他为兄我是弟,买点儿点心、水果看看哥哥、嫂子和小孙子,也是礼貌,不算突兀。

二哥家在北陵公园东门的海德公园小区。我到他家院门口时,恰巧遇见二嫂出门买菜。二嫂接过我手里的水果篮、点心盒,告诉我:你二哥带小宝去北陵公园晒太阳了,再过个把小时就能回来。不着急你就进家等。你不想等,就去老地方找他。

知我们者,二嫂也。老地方是我们老哥仨儿多年来一起练拳的地方,从北陵公园东门进去不远的林子里,是个僻静所在。那块地方,地面的草和附近的松鼠都认识我们哥仨儿呢。我告别二嫂,进了公园,沿着小路往老地方走,远远地,果然看见二哥了,还有他前面不远处的婴儿车。二哥居然在打拳!我停下脚步,悄悄看二哥的动作,想观察一下他有没有长进。二哥在北京这一年,离高手近,近水楼台,拳艺一定长进了。但只看了几眼,我就有些诧异:二哥这是干吗呢?这哪叫太极啊?太极流派虽然不止一个,我们哥仨儿练的只是其中之一,但太极动作和别的拳不一样,不懂太极的人也能看出来个大概。二哥舞舞扎扎的这是在干吗?动作夸张,像耍猴儿一样。对呀,他是在打猴拳吧?

又看了一会儿,我实在忍不住,走近前去喊他。二哥见我,给我一拳,然后亲切拥抱,很高兴。先让我稀罕一会儿他小孙子,教孩子喊我三爷,又问我:“你看我一会儿了?”

我回他:“是啊,二哥你这是在干吗?”

二哥指着小孙子,苦笑:“你看见了吧,为我宝贝孙子啊。儿子、儿媳要工作,带不了孩子,北京的房子又小,我们嫌住着挤,只好把他带回来了。你二嫂不放心保姆,连钟点工都不肯请,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一到晚上累得直不起来腰。我别的忙帮不上,也就能带着孩子晒晒太阳啥的。在北京这一年,老实讲,我没咋练拳,更别说去跟高手切磋了。回来以后,我每天下午推车带孙子来这儿,想着他在这儿晒会儿太阳,我可以借机打打拳活动活动腿脚,可孩子不干呀,你几分钟不搭理他,他就开始闹。他哭一声我都受不了,多哭几声,嗓子哑了,你嫂子也该发现了。那天我偶然做了个猴拳动作,发现臭小子竟然破涕为笑,他喜欢看猴拳!我继续做动作,他居然一直在笑!再后来,带他出来时,我就改打猴拳了!我运动了,他也晒太阳了,两全其美!三弟,等过几年你有了孙辈,你也会改变的,下一代喜欢啥你干啥,我现在把话撂这儿:太极拳可以暂时不打,孙子高兴更重要!”

那天回家,我有点儿闷闷不乐。媳妇儿看出我有问题,问我:“你咋了?”

我说:“没咋,我站会儿桩就好了。”

天黑了,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站桩。上个月,女儿来家,说她怀孕三个月了。掐指一算,我距离当姥爷还有六个月。到时候我也会像二哥那样把太极改成猴拳吗?我不知道。现在时兴姥姥带孩子,我媳妇儿可是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跃跃欲试着呢。但愿我的小外孙或者外孙女喜欢太极。站累了,我忍不住做了几个动作。心中有杂念,动作不到位。我试着比画了一下二哥在小林子里的猴拳动作,发现真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问题来了,我要不要先去了解一下猴拳?或者跟二哥一起琢磨琢磨,有没有太极和猴拳的中间地带?万一真有呢!一种新的拳法就要诞生了吗?哈哈,老同志遇见了新问题!

插画 胡文光

农具
黑土地的标签

(组诗)

关英贤

弯犁

挂起弯犁
喧嚣的土地依然喧嚣
轰隆的马达
回荡幽深的历史

弯犁
从远古的森林节选而出
走入土地累弯了一架身骨
如同拄着沧桑的老人
写进民间故事
从春天耕开的逗号
到大地长满了辉煌
每一个句号都是,那么的圆满

如今,农院的仓房
各种铁器的农具
争先恐后争夺着位置
弯犁被吊在墙上
默默地回忆——

曾经如同宝贝似的孩子
随着谷雨的晨光
被精心抱在木板车上
然后,激情勃发走入黝黑的土地
从这头走向那头
从那头走向这头
像蓬勃的太阳

岁月在肉色的皮质里
留下不同年代的痕迹
深深浅浅
像眼泪穿过的黑暗
滚到世界的尽头

苍老的脊梁犁不动丰润的土地
似乎成了古董
挂在仓房的墙上
落满了尘埃

爸爸甩响
鞭子打破弯犁的记忆
像从土地里走出的人
要时常拍拍身上的土

镰刀

镰刀
被深陷仓房的墙上
铜钱厚的灰尘
覆盖原来的形象

它,无论春夏秋冬
收藏土地里收割的声音
在这面墙上
长久地回荡

曾握镰挂满老茧的双手
敲击键盘的声响
如割倒崩裂的豆荚
演变土地上的世态辉煌

所有的颗粒
收入机器的口囊
所有的秸秆
粉碎融入了土壤

再没有镰刀收割编写的流程
日出日落,露水严霜
辉映着机动车的灯光
打开流水的星光

镰刀
依附在这面墙上
却融尽了
广阔天地的力量

锄头

锄头、弯犁、镰刀
挂在这面墙上
像古老的雕塑
在每一个出生热火朝天的日子
在土地悠远的背景里
在四季淋漓尽致的风景线上
忽然有了粮食的香气

这柄锄头
是成熟还是衰老
带着温热的体温
带着手掌布满的纹路
和皮肤一样的颜色
是怎样穿梭在小苗和土壤之间

渐渐地锄杠的肤色融入了
土地的染料
有了动情的生命
锄板的钢刃很锋利
一锄一锄斩断小草的根系
夏风赤裸裸的伤口
它不断丰富润土的细胞
储存抗旱的机体

锄杠与锄板完整地结合
从远古的土地
走到这面墙上
珍藏还是被遗忘
旧时代新生的今天
机械化替大地举起了天空
锄头作为代言人
为草木作序